



本土文本

小张求职

□蔡炯

张彦军父母为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担足了心,气坏了肺,别人家孩子都有出息,唯独自家孩子找不到事干,总不能一辈子靠着父母生活吧,父母为张彦军愁得天天唉声叹气。

小张在校读书时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常常整夜泡在网吧里。有一次,放了晚学很久了,不见小张回家,他爸爸找到学校,责怪老师怎么又关他孩子夜学,老师说没有留校,一放学就让小张回家的。结果老师与他爸爸一起找他,找了方圆几十里路,最后在镇上的网吧才找到他。张彦军的成绩总是在班上第三名,不过是倒数的。

初中毕业,小张没有再上学,先是跟一位剃头师傅学理发。一次给人剃头,由于心不在焉眼睛直勾勾地盯住街上美女,结果不小心,剃刀扎进了人家肉里,把人家的耳朵边弄得血淋淋的,赔了五百元不算,剃头师傅直接就把他回掉了。

后来小张爸爸让他去跑外卖,起早

带晚干得很累,大冷天,寒风刺骨,顶着凛冽的北风开电瓶车,手冻得像红萝卜,脸上像被刀子在刺,跑起来还得像赛跑,老是急匆匆的。张彦军怕吃苦,跑了三天,就打死也不跑了,这可真是豆腐掉进灰堆里,打又打不得,吹又吹不得,他爸妈真拿他没有办法。

小张跑外卖不干了,父亲急死了,这么大的孩子待在家里吃干饭怎么行!想来想去,想到舅子在上海一家酒家当厨师,就跟舅子打招呼,要让儿子跟着学烹调,小张的舅舅当然答应了。小张去了上海,舅舅对他百般照顾,毫无保留地把厨艺教给他,这回该干得下去了,谁知还是出了问题。小张做事太马虎,一次烹煮牛蛙时把一瓶蚝油当菜油烧进菜里,顾客一进口感到不对劲,纷纷退掉,一大锅的牛蛙全报废掉。老板气急败坏地要赶走小张,小张舅舅好话说了一大堆,给外甥打圆场,不管怎么说,嘴皮子磨破了,老板就是不要小张了。

长生果

□宋一枫

生果采摘的时节,海界村的田间路边拔花生的村民随处可见,或蹲或站或坐或立,围成圈或成排,恍然觉得他们在饕餐,那种令人陶醉的满足都写在了脸上。

“为民,你回来了?”南宅的老胡在长生果地边亲热地和我打着招呼。他的地紧挨着我的地。

“你们开始摘长生果了?”我觉得季节刚过寒露。

“这几天,日头蛮好,容易干,正是摘长生果的好天气。”老胡嘴里说着,手里忙着。

海界村自然紧靠海界河,土层上黄泥下沙泥,上紧下松,沙地的土壤性质就是丰韵多情,天生就是种植的好落场。种出来的庄稼,无论是玉米还是大麦,都能滋养出无穷无尽的乡愁。特别是长生果,学名为落花生,生长在透着南黄海的风,招摇而耐活。长生果的果实为荚果,有形如蚕茧,亦有如串珠或形曲棍。蚕茧形的荚果一般有两粒种子,串珠形和曲棍形的荚果,多数有种子3粒以上。果壳的颜色多为黄白色,也有黄褐色、褐色或黄色的,长生果壳

船到弯头自然直,张彦军竟然也有回心转意,改变转好的辰光。他一张嘴巴还是蛮灵光的,能会说道,死人也能说成活人,竟也派上了用场,终于被聘为一家长兴米酒厂分店店长,并且他开的店生意特红火,利润特高,比同市区同行的分店高一倍多。父母都为他高兴不已。三天后,公司要召开年会,何董事长让他今天下午去一趟他办公室,张彦军高兴得很,父母闻知此事也乐得嘴都合不拢,估计何董事长一定要表彰儿子,或者提拔儿子,为此父母特意为儿子买了身高档西装,让他打扮一新去见董事长。

张彦军身穿一身新西装,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,脚蹬一双崭新的黑亮的皮鞋,兴冲冲地来到董事长办公室,一进门,躬身叫了声“何总!”何总示意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,只见何总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,张彦军心想这肯定是何总要奖励自己了,脸上早笑开了花。只听得何总说道:“今天叫你来,没有别的事,

你也在我们这儿干了大半年了,现在跟你结算一下工资。”

张彦军听了这话,有点失望,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,当他的手抓住这一沓钱时,何总却说道:“我们这里人嫌多,请你另谋高就,明天,就不用来上班了。”

这话恰似一瓢冷水泼在张彦军的心上,他失魂落魄、跌跌撞撞地走出何总办公室。

原来张彦军分店里的米酒被他偷偷地掺上了水,开始顾客没有感觉出来,不怕不识货,就怕货比货。近日,有顾客将张彦军店里酒跟别的分店里酒一对比,发现张彦军店的酒味淡,就把这情况反映到长兴酒厂,酒厂何董事长获知此事,派人暗中调查,把张彦军偷偷地在酒里掺水的事摸了个一清二楚,何总大怒,我们长兴酒厂的酒一向获得顾客好口碑,张彦军这样做,不是在砸咱厂的牌子吗?张彦军也就被解聘了。

扎进土壤。长生果是不张扬的,内敛而沉默。与同季成熟的葡萄相形,没有看到它带有任何炫耀,走进地里,连根拔起,我们才会看到沉甸甸的长生果。这有如作家或诗人。

长生果成熟的季节,也正逢上各种秋收作物成熟的时候。幸福和快乐的喜悦镌在深刻的皱纹里。中心路边,就是冲官的花生地了,冲官在前面挖,红鸬在后面摘,老两口拔几棵向前移凳子,省力又方便。挖松后的泥土,冲官抓住根茎用力一拔,一串串缀满小铃铛的长生果就被拎了出来,饱满而结实。

红鸬说:“别地方的人叫花生,我哩叫伊长生果,地上开花,长在地下生果。”

长生果怎么吃,你自己说了算,煮花生吧,炒花生香,炸花生脆,各有各的吃法,自然各有各的滋味。我喜欢连壳白煮,给些些食盐,不添任何佐味,咸滋滋,喷喷香,既当菜肴又当粮,咪上二两纯酒酿。

夕阳赴夜,海界村更加宁静,长生果的香味,熏醉一个又一个梦。



若有所思

□徐玉娟

◎街灯
一首诗
写不下去时
我会下楼
走到街上,看那些路灯
源源不绝地吐着光芒
这些天使的羽毛
来到我的身上
已经长成了新的翅膀
在无边的黑夜里
我会沿着人行道
慢慢飞着——
一个人
有无法倾诉的悲伤
也有无物羁绊的逍遥
这时候,我是鲲鹏
也是鹏

我是街上的灯
也是无人的街道
我照着我自己,就像一江清水
用浪花拍打着自己

◎在清溪河边
我时常来坐坐
只有来到这儿,我才是我自己

我爱小河的寂静
也爱它的微澜。爱一只白鹭
像云朵一样落在水边
爱一些莲花
被莲叶托起,像落水的灯盏
我坐在这儿,仿佛就是河流的一部分
运送着落叶
或落花,慈悲的一生

◎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
除了落叶,还有太阳
集聚万朵金色
而一只小鸟放弃了
辽阔和高远,落在小径上
褐色的羽毛
使它看上去,像另一片落叶
它小心翼翼地向前跳跃
恍如一片落叶被风反复吹起,又停了下来
落在地上的光斑,随树叶晃来晃去

我站在小径的另一头
静静地观看,并慢慢地
往后退去,我要给一只小鸟
让出更长的路
让它在地上的生活
和天上的,一样自由

◎神枪手
闭上一只眼睛
万物变得异常清晰
目标恰好在射程之内
你想达到的
从无偏离
风也无法改变你的方向
你的听力和视力

余东镇上

□梁真

打铁的铁匠铺的庄师傅
打了两把刀,进门说
一把你现用,一把你保存

他走了,退回到我的记忆中

老街北边,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
老铁的,打扁
打扁的,打尖
他的父亲是铁匠
他的祖先,传说也是铁匠

打铁的,从小身上就有一股狠劲
打铁的,性格会慢慢变硬

很早,他就比同学们懂事
风箱拉得又快又好
父子二人,挥舞铁锤,你来我往
课本很快翻了过去

冬天,打铁的
卖烧饼的屋里有火炉
老街的这两个地方,天气越冷,越热闹
我就是冬天引起庄师傅注意的人称“小山东”,拿着擦酥饼走进铁匠铺,吃给大家看
后来,不止一次
他穿着过年的新衣裳来了
我们坐在门口的条凳上吃雪糕,晒太阳

在更加寒冷的北方
坐在炉边的马扎上烤火
眼前有汗流浹背的人影在晃动。我听见了

集中在同一事物上
“呼”的一声
心头的石头顺势落地

◎若有所思
这些北方的树
总是让我叫不出名字
我为此感到羞愧
而沉寂的马路上
那些寒夜里脱落的叶子
正和一些静悄悄的电动车站在一起
如果我能为这些叶子
起一些好听的名字
我的羞愧
就会减轻一点点

◎他讲着绝伦的美
雨水打在晾衣架上
发出的声音
像无数个男孩在敲击乐器
窗台上五片红掌
从碧绿的叶子间擎起
它们于自身的寂静中竖起
倾听的耳朵
我调动了我的视觉
和听觉,在喧闹
和寂静之间,感受着
另一种绝伦的美

◎猜谜
我无法为眼前的这条小河
命名。更不知河边这半衰半青的野草
叫什么名字

它们就像一些涉世未深的谜面
诱惑着我,我清楚一只松鼠
穿过石桥将对岸走来
为什么停住了脚步
一只野鸭惊动的水面
是迷人的
迷云朵
也迷水草
我站在此岸,任凭影子随波
流向对岸,在那里
一天的谜底终将被落日揭晓

◎净土
我用酒精喷壶
把周围的地方都喷了一遍
仿佛孙行者
用金箍棒画了一道铜墙铁壁
在疫情汹涌的冬天
我祈祷病毒不要接近亲人和朋友的身

我祈祷山河草木间的陌生人
都有自己健康的生活
我用消毒液对着天空
喷了一会儿
我希望天空干干净净的
云朵干干净净的,我祈祷
世上的人心都有一片净土
养莲花,莲叶接天
养星辰,星光连心

文友陈峰告诉我,丁堡河—江海河入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《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》,江苏省唯一。母亲河复苏行动是国家层面的大动作,“复苏河湖生态环境,维护河湖健康生命,实现人水和谐共生”。上网查询《行动方案》,一共88家,永定河、滹沱河、海河、白洋淀赫然在目,丁堡河忝列其间,未免寒碜。

丁堡河流经我的家乡李堡,从前叫堡河,为串场河支流,淤塞和疏浚是与生俱来的关键词。1954年,海安东乡大水,平畴行舟。1959年11月至1960年5月,裁弯取直,全线疏浚如皋丁埭至海安东台交界段。“该工程由于物力欠缺,财力不足,民工因饥饿或生病未能及时救治等原因致使死亡者167人,其中死于工地、医院和回家途中58人,回家后死亡109人”。1974年3月,丁堡河北段疏浚工程竣工。“该工程从耕茶运河以北至北凌河全长6.5公里,动员民力1.08万人,完成土方36.3万立方米”(《海安县水利志》)。

我是1.08万分之一。
1974年,我已经下乡插队七年,老知青。角斜公社红阳大队的段面紧挨公路,就在我母校李堡中学的旁边。疏浚丁堡河,肩上架着二百多斤的泥担子,头一抬就是老街上的邻居和熟人。没有寒暄和问候,只有目光的短暂碰撞,邻居和熟人的目光写满怜悯,我的目光生冷,还有一些没来由的傲。

盛年之后,游历过许多大江大河,刻骨铭心的还是家乡的河。许多年里,写长篇小说《通场河》《串场河》,写散文

《下河谣》《风景河》。丁堡河是《流往从前的河》,牵肠挂肚的河。

用直尺画出来的河谈不上美丽,没有蜿蜒婀娜,也没有幽深迷人,只有贴心贴肺。从前的丁堡河,一河清水可涤可泳,可戏可亲,河床是青埂埂的板沙,踩在脚板下绵绵的,软软的,舒服,不陷脚,在少年的眼里胜过夏日的海滨浴场。

一年一年过去,家乡的眼眼看着老了,坍了,塌了,污染了。人活百年,河淌千年,丁堡河怎么几十年间就老了呢?

河是有生命的,河流的生命在于其自净的能力。随着自净能力的减退,河流只能一天一天老去。

进入国家层面的“母亲河复苏行动”,成为典型示范工程,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“好事”是如何争取来的?“好事”又当如何做好?全程疏浚驳坡会不会断了乌龟王八癞蛤蟆们的生路?

很想去丁堡河沿线走走看看,要看丁堡河如何化身故乡的“母亲河”。

陈峰担任海安市水利局局长,秋日里的一个周末,我们一起去丁堡河工程。

丁堡河南起如皋市丁堰镇,连接通扬河直达长江,北抵东台市三仓河东入黄海。作为跨流域河道,丁堡河北段属淮河流域里下河,南段属长江流域苏北沿江区,是海安和东台东部主要的南北向输水通道,有灌溉、排水、洗碱和通航之利。丁堡河地处高沙土地区,受船行波影响,岸坡坍塌成为顽疾。“母亲河复苏行动”一河一策,丁堡河驳坡有考究。农区段河道为钢筋混凝土挡墙+石笼护岸,集镇区段护岸为钢筋混凝土连续墙,厂房紧邻河道地段则为结构强度

高的预应力混凝土H形护岸,支河衔接采用塑钢板桩护岸。

农区段河道护岸最长,与传统块石水泥驳岸确有不同,水面上下有阶梯,设计方和施工方充分考虑到两栖动物的生活生存,慈悲为怀,有前瞻性。

去看建设中的丁堡河闸。

从前的丁堡河上也有闸,海安一座,东台一座,因为隔了大市,各设一个闸管所,七名员工,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。旧闸结构简陋,年久失修,存在安全隐患。新闸建在两座旧闸中间,闸门净宽12米,为旧闸的双倍。新闸上下游河道都建有待泊区,长度百米,气势恢宏。

戴上安全帽去工地,伸头探脑,东张西望。建设中的新闸闸门密密麻麻地立着钢管,地基出乎意料地深。远处有鸟飞翔,似为海鸥。头顶也有飞鸟,细看却是无人机,一时盘旋,一时悬停,睁大了眼睛盯着我们。
从理论上讲,丁堡河闸建成之后,引江排咸,受益更多的是北边的东台市。

南去十多公里,海安段面还有一座闸,也在建设之中。据介绍,建成后可以遥控操作管理,自动化程度颇高。

中午,在工地的活动板房,一边吃工作餐一边闲聊,聊丁堡河修复工程的资金总额和资金来源。列入国家的“大盘子”,丁堡河—江海河工程的工程款是不是就有了着落?资金来之不易,每一笔都要用到刀口上。建好还要管好,还要用好。

建好管好用好都靠人,水利人。水利人是默默无闻的人。没有天灾人祸,

没有环境污染,谁也想不起水利人。近年来,由于顶层设计的原因,水利人的队伍增加了新鲜血液,那便是层层各级的“河长”。

陈峰笑道,丁堡河也有河长,市里正有一个“河长培训班”,今天开班,我们一起去看看?我们的河长“有名有责”,还要做到“善为有为”。下午培训班参观河道管理,看开发区、大公镇和焦港河几处现场。

时间尚早,还想再看看家乡的丁堡河。

在河边徜徉,情绪和思绪起伏起伏,就想起从前,想起半个世纪之前——

伸头,弓腰,走路,重担。河面40米,每一担都来自河底,都有爬不完的坡。一担。十担。百担。千担。沙板土,河底还有“游沙”,坍塌是常态。十年二十年后还得再来一遍?

现在好了,全程驳坡,一劳永逸。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,只有默默无闻的努力,默默无闻的贡献。

人啊,日日受惠于河流,谁有感恩之心?丁堡河—江海河涉及的行政区域包括南通市的通州区、如皋市、海安市和盐城市的东台市,区域排涝面积达1104平方公里,受惠人口数百万。几百万人中,有几人清楚河水来自哪里、去向何方?又有几人知道河流的过往、河流的将来?

逝者如斯,不舍昼夜。
多么希望流经家乡的丁堡河成为“造福人民的幸福河”,成为“母亲河复苏行动”的典型示范啊。